



人到底有几次生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从哲学的角度说,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是时间中的流淌。哲者将活着的人称作“此在”,即此时此刻的存在,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的存在。而人是唯一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死亡的动物,海德格尔将人称作“向死而生者”;而从生物学的角度说,人的生命与动植物一样都有一个播种、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收获与败落的生命过程,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果去除其消极意义,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这一说法是没错的。正是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角度,我们认为“珍爱生命”应该成为一切有价值哲学的根本要旨,或者说是最原则,当然也是当代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最高原则。生命尤其是人的生命的美丽绽放就是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追求与要义。

由此可见,所谓“人有两次生命”这是一个伪命题。但是2017年春节我在病中却切切实实地看到,真的有人信奉人有两次生命的伪命题。这真是一种病痛中的特殊经历。

先从我的病说起,本人从2002年开始从事生态美学研究,一直对环境污染,包括雾霾的危害进行探析,但具有切身感受却是这一次。春节过后由于降温与整个北方的大面积雾霾,我就不停地咳嗽,这种咳嗽发展到剧烈而不停息,甚至通宵不止,乃至气管痉挛。大年初三,出现铁锈色痰;大年初四到医院就诊,大夫诊断为肺炎,没有让我回家,住进医院。

住进医院后才发现我的病友中有若干与我相同的老人,都是肺炎,都是咳嗽不止,都是铁锈色痰。这些老人都是这个冬季在雾霾猖獗中住进医院的,最高龄为96岁。我还算是这些老年病人中的“年轻者”。在这个病房中真是咳嗽之声此起彼伏,众多病友通宵难眠。当然这种肺炎较易诊断,治疗方案医院也胸有成竹,那就是持续地用抗生素点滴10-15天。每天两次,大约三小时。

初五那一天,是传统的“破五”。我刚刚入院两天,病情正在控制之中,仍然咳嗽难止,但从初五晚上到初六凌晨,透过微开的窗帘之缝,看到随着一阵阵爆竹声,一股股浓烟直冲云霄,几乎是彻夜如此。我就想,这些燃放爆竹“破五”的人肯定是相信“人有两次生命”的人。因为在这样严重的雾霾天气中有好多人饱受雾霾之苦,甚至徘徊在生命的边缘,特别是老人与孩子。这里也许就有他们的父母与子女,甚至这种雾霾也会戕害他们本人,难道他们就没有一点担忧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着同情之心与怜悯之心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雾霾严重,呼吸道疾病猖獗,而有关部门已经倡导不燃放爆竹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放手地燃放,其结果只能导致雾霾的加剧,更多的人,特别是老人与小孩被呼吸道疾病伤害。很难讲这是一种符合道德的行为。卧病在床,感慨万千,思绪飞扬,产生如下三个提议。

其一,充分认识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生命意蕴。当代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对于现代工业革命只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的一种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特别是人的生命的空前重视。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存质量与生命质量,而不是其他。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要旨就是美好的生存与健康的生命。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命,绿色发展就是生命第一的发展。美丽中国首先是健康中国。

其二,提升抗霾的认识。对于雾霾我过去有一种从现实出发逐步解决的看法,但这次罹患肺炎,我看到了雾霾对于人的健康危害之深。当前呼吸道疾病的发展与蔓延,对于老人、孩子与慢性病患者的危害已经日渐严重,不少都与当前严重的雾霾有关,抗霾就是对于生命的一种保护,雾霾的顽疾应该早治快治,刻不容缓。

其三,重建春节文化。传统春节文化是农耕社会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所谓“爆竹声声过新年”,那是农业社会没有空气污染的情况下的一种乡村习俗。当前已经进入工业社会,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50%以上,而城市高楼林立,有极强的热岛效应,爆竹震耳欲聋之声与阵阵烟雾,都无法消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加重城市污染,危害健康。因此,春节文化需要重建,对于年味需要重新塑造,我想团聚就是年味,健康就是年味,保护环境就是年味。

让我们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建设适应时代要求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坚信生态问题归根结底不是经济问题与技术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是态度问题。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央视大型原创文化类节目《中国诗词大会》非常火,不仅参与者众,还制造了一些焦点人物与热门话题。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参与了这场文化盛宴,作为高校文学院老师,我也十分关注大会赛况,看了大量的比赛视频,有人认为,诗词大会已经连办两季,都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将会掀起学习与创作诗词的热潮,从而引领人们关注并传播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创作比背诵重要很多,区区一个诗词大会,不会有什么大的作用。有学者质疑点评嘉宾的诗词修养,认为国内诗词教育并不成功,中文系学生懂格律的都不多,更别说创作了。考试已经把青年人的诗词灵性毁掉了,如果搞诗词创作大赛,还能是青年人的舞台吗?

对于诗词大会,我更在意青年学生的看法,于是发动学生参与讨论。一位理科大二的学生认为,“《中国诗词大会》并没有改变我对古典诗词的看法,也没有激发我学习古典诗词的热情,最多就是在嘉宾老师的分析中更多地了解古典诗词背后的涵义,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说很‘鸡肋’,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理解不了古典诗词深层的审美意蕴,也不会创作,所以没有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一位文科大二的学生对我说:“看了近期很火的武亦姝的一些比赛视频,特别佩服,2000多首诗词熟记于心。这才是腹有诗书气自华,她在台上一站就有一种古代大家闺秀的感觉,外貌没有特别惊艳,就是那种诗书的沉淀美吸引视线。”对于前者的观点,我表示理解,对于后者的体会,“于我心有感焉”。

三年前,我在美术学院新生班级级讲授《诗经·静女》,诗中写道:“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写得很简单,但活泼灵动,充满生活情趣。两千多年来,静女形象一直根植于国人心中,成了美好女性的代表,但诗中始终没有描述静女的身材、容颜等外在形象,她的美主要通过叙述人的讲述,依靠静女的举止、行动去体现,至于她到底有多美,全凭读者去想象。我问同学们,静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为什么喜欢她?有同学认为静女是一个单纯可爱的人,她爱生活,爱美,敢于追求真挚的爱情。也有同学认为静女是一个娴静美好、矜持含蓄的少女。一位女同学的发言让人眼前一亮,认为静女是一个充满古典美的女子,引起了大家的深思。

古典美源自古希腊学院派的绘画技法,在文学形象中,表现为含蓄内敛、安详柔美、天然纯净、不事雕琢,气质超凡脱俗,所以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有男生说,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具备古典美的女子了,女生则反唇相讥,当代女生就是要张扬个

性,不会迎合男人心理。我问女生,矜持含蓄就不是个性吗?为什么个性就一定向外张扬的呢?古典美女真的就绝迹了吗?在《中国诗词大会》上大放异彩的武亦姝不就是当代静女吗!总是一副怯生生如履薄冰的样子,从不张扬,但内秀于心,因为淡看荣辱得失,所以单纯文静,敢于表现。

有人问我,学习古典诗词到底有什么用,我老老实实在地回答,除了应付考试,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用,但无用之用,方是大用。比如对高雅气质的涵养,对美好个性心理的培养,对审美素养的提升,古典诗词功莫大焉。“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用还是没用,用心体会去吧!

即使是在校大学生,对诗词大会的看法也向两极发展。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诗词大会很热闹;另一方面,中国诗词的处境一度有些落寞。古典诗词如此,白话诗更是如此,在两届诗词大会中,白话诗都缺位了。

17年前,我在南京一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选修了一位副教授的“当代诗词研究”课程,与文学院本科生一起上课。有一节课上,老师讲得很尽兴,但认真听讲的同学很少,有人看闲书,还有人交头接耳。老师很有风度,没有发脾气,而是问在座的大学生:你们年纪轻轻,为什么就不喜欢诗呢?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有人会说,大学生只是不喜欢白话诗,古典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许多人还是喜欢的,这也是不客观的,许多人会背几首格律诗不假,但要谈到真心喜欢,因而走近古典诗词,用心去揣摩体会甚至研究、创作的人并不多。

但白话诗确实风光过,最近的辉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上面那位老师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诗歌繁荣,在他的少年与青年时期体验过什么叫“我为诗狂”。当时的青年学生,谁不会背几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如果爱你——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1980年后出生的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朦胧诗兴起时,他们要么懵懂无知,要么还没有出生,长大后不喜欢白话诗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而这次,一台成功的电视节目证明了曲高的古诗词也能引来众人。当然,面对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大课题,一个热播电视节目只是迈出了一小步。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学院副教授)

【文化杂谈】

诗词的热闹与落寞

□雨茂

【人生随想】

难道人有两次生命吗

病中对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生命』意蕴的体悟

□曾繁仁